三朝要典

玄默涒灘陽月以國幣五十枚從江南圖書館景寫繕閱
既畢不覺嘅歎冬飲記

王山史曰此書成於逆黨攻論者欲毀之余謂諸君子之心之言亦賴
之以存當與元祐黨人碑並埀後世小人以此斥君子適爲君子之
榮則亦不必毀矣但奈留隱顯之間頗好行其奸 又不可不知也

按明史倪元璐請燬三朝要典曰三議鬨於清流此書成於逆豎其議可並行其書當速燬又曰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各有其是不可偏非又曰翻即紛囂改亦多事惟有燬之而已此議最允

王弘撰山志二集有云文文肅公曰三案是非平心乃見蓋梃擊一案事干宮闈豈能窮究檮過亦是權宜紅丸一案所爭在一賞一優旨至移宮一案自是間不容髮之事寧可移而君子受抗言之辜無使隱忍不移而開日後僭處之禍觀後日客氏光景則此日之急移有功無辜矣余嘗作三案論獨是移宮於梃擊紅丸不盡同東林諸君子之意亭林頗然之或以為不宜易言今觀文肅語當時之賢即有此公論蓋先得我心也若王司寇孫宗伯二公之過求讀其疏詞亦自昭然可見不待他人後日之細究矣

熹廟御極頹乾綱踈遠保傅親貂璫茄花委鬼互糾結薰天勢燄何披猖守原之問史貶斥況令婦寺紊朝常顧命老臣半誅戮朝衣血裹投圜牆清流白馬禍更慘一網盡矣空巖廊顛倒是非著穢史手飜三案詞併張詞云挺擊陷國戚追論可灼誣先皇移宮嘰鸞肆迫脅康妃八妹奔蒼皇更云筆削繼孔聖大書特書明王章永為人臣不忠戒冠以御製文煌煌黨與秉筆亂忠佞（顧秉謙立極等）黃霾開日月無精光同文館獄書黨籍元祐君子流奚荒此書千古同繆戾力鉏忠耿扶姦彊從來事往有定論青蠅白壁終顯彰刑餘死骨斲身後正士祀典修烝嘗所惜國本既剝喪再傳宗社旋淪亡小人勿用著聖訓承家開國須周防

長洲碻士沈德潛題

是書御製序天啟六年正月十五日二十三日三月二十七日五月二十五日諭旨四道凡例六則纂修諸臣職名進三朝要典表及後序先是天啟五年禮科給事中楊所修請編纂挺擊紅丸移宮三案事成書如明倫大典例六年正月開館以閣臣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為總裁侍郎施鳳來楊景辰詹事孟紹虞曾楚卿為副徐紹吉謝啟光余煌朱繼祚張翀華琪芳吳孔嘉吳士元楊世芳為纂修六月書成閣臣請其名曰傳信鴻編曰三大政紀中旨定今名崇禎元年五月編修倪元璐亟言其當毀詔從之福王南渡通政使楊維垣疏請重刊會金陵失守不果見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光緒乙未仲夏錢唐丁丙識

御製

三朝要典序

朕惟自古帝王莫不有
徽猷鉅訓以迪衆庶而
信來茲矧綱常萬古爲

昭故父慈子孝君令臣
共其道光明無纖芥可
疑之隱其事平實無非
常可喜之功其行之爲
一時賞罰定之爲萬世

是非則確然直截無依
違可借之影響循此則
忠良悖此則姦賊獨奈
何使姦賊得竊忠良之
號哉誠折紛而定論當

據事以直書亦覲揚陟
降之善物也本朝家法
炳如日星仰惟我
皇祖神宗顯皇帝建元良
以繫海寓之心眞慈夙

注我
皇考光宗貞皇帝體先志
而舒雲雨之澤純孝丕
彰追
龍馭之上賓肆冲人其纘

緒名正言順猜忖昌庸
不意群姦巧于搆疑也
疑梃擊則託護東宮者
進矣疑紅丸則援不嘗
藥者進矣疑移宮則造

爲垂簾者進矣總三案
之姦宄皆一堂之衣鉢
將使
皇祖
皇考抱疑不白而朕躬亦

幾陷于不孝深用痛心
幸正論時聞業已區分
陟斥猶慮遐方耳目緣
簧鼓而漸致淪胥來禩
汗青襍狐疑而罔知斷

案又以事歷
三朝或多挂漏特降手諭
俾史臣倣
明倫大典故事將前後明
旨章奏編輯成書其總

裁副總裁及纂修等各
官俱朕愼簡自茲歲丙
寅春正月開館纂修迄
今編成爰定其名爲
三朝要典以其專爲

此序係顧秉謙
作見本傳

三朝慈孝作也斯編行且
頒天下矣朕復自序其
首曰嗟乎小人之禍人
國甚哉指宮闈爲攘功
之地則翼戴莫出其先

誣

君父以不美之名則定策

肯居于後且事極常而

故張之踪本沓而故文

之或十餘年或五六年

幾成蜩螗沸羹之世宙
藉非
皇祖
皇考默牖朕衷則眞是眞
非其何結局之有當我

世宗肅皇帝時處統嗣混
而不得尊其
親故其書主于定大統在
朕今日處貞邪淆而將
不免於誣其

親故是書主于剖大疑令

天下萬世睹是書而悟

曰前星立矣藩封遣矣

即有風癲立付市曹於

國本無恙也其無容疑

者一

昆湖之悼實慕緣孝篤疾

以慕深孰得以一月

天子掩其爲千秋

聖人哉其無容疑者二[illegible]

疚集蓼此何時也
遺言未往封號在心宮自
當移寧俟逼而後移其
無容疑者三雖朕中興
之業不敢望與

世宗媲美或庶幾可免於
戾乎然朕覽斯編愈惕
然於陰陽消長之際也
方三案之鳴也其時邪
與正互犄令心術各揭

於青編斷案亦章於白
日詎非陽長陰消之一
會第邪雖芟而能保無
伏莽正雖顯而能保無
遺珠萬一倚伏貞勝之

幾稍不審而至于誤用
將奚以爲
先德光繼自今尚賴爾諸
臣靖乃志以佐澄清竭
股肱而襄祗適庶

在天之靈於兹降格而斯
編亦不徒託諸空言矣
是爲序

三朝要典

聖諭

朕惟君臣父子人道之
大綱慈孝敬忠古今之
通義有國家者修之則
治紊之則亂爲臣子者

從之則正悖之則邪自
古迄今未有能易者也
迺有乘宮庭倉卒之際
遂懷傾危陷害之謀搆
朝家骨肉之嫌自爲富

貴功名之地其爲亂臣
賊子可勝誅哉洪惟我
皇祖神宗顯皇帝早建元
良式端國本父慈子孝
原無間然而姦人王之

家翟鳳翀何士晉魏光
緒魏大中張鵬雲等乃
借梃擊以要首功我
皇考光宗貞皇帝一月御
天千秋稱聖因哀得疾

純孝彌彰而姦人孫愼
行張問達薛文周張愼
言周希令沈惟炳等乃
借紅丸以快私怨迨
皇考賓天朕躬纘緒父子

承繼正統相傳而姦人
楊漣左光斗惠世揚周
朝瑞周嘉謨高攀龍等
又借移宮以貪定策之
勳而希非望之福將

憑几之遺言委諸草莽以
待封之宮眷視若寇讐
臣子之分謂何敬忠之
義安在幸天牖朕衷仰
承

先志康妃皇妹恩禮有加
而守正諸臣凡因三案
被誣者皆次第賜環布
列有位嘉言罔伏朝政
肅清特允部院科道諸

臣之請將節次明旨并
諸臣正論命史臣編輯
成書頒行天下使
三朝慈孝燦然大明天下
萬世無所疑惑其凡例

體裁一倣明倫大典故
事即於新春開舘纂修
特命輔臣顧秉謙丁紹
軾黃立極馮銓爲總裁
官施鳳來孟紹虞楊景

辰姜逢元曾楚卿爲副
總裁官徐紹吉謝啓光
余煌朱繼祚張瑚華琪
芳吳孔嘉吳士元楊世
芳爲纂修官喬煒秦之

垣李桐爲謄錄官鄭崇
光姜雲龍爲收掌官卿
等受茲委任須同心協
力研精殫思採集周詳
持議明覈凡係公論一

切訂存其羣姦邪說亦量行摘錄後加史官斷案以昭是非之實務在早完書成之日名曰

三朝要典以仰慰

皇祖
皇考在天之靈用副朕覲
光揚烈之意欽哉故諭
天啓六年正月十五日

聖旨

覽卿等所擬纂書諭稿周詳剴切實合朕心雖編摩成於此時然垂戒關于萬世其名曰傳信

鴻編曰三大政紀朕再
四思之咸似未妥朕欲
名之曰
三朝要典未知當否卿等
便與副總裁等官詳議

妥確來聞

天啓六年正月十四日

朕覽卿等所奏纂修

三朝要典着於正月二十

六日開館編纂其合行

事宜俱依議行具見卿
等忠愛朕知道了該衙
門知道
天啓六年正月二十三日
覽卿等奏

三朝要典編纂已有次第
朕宜御製序文以冠篇
首卿等即細心擬稿進
覽務期典則詳明以昭
朕彰闡垂戒至意該部

知道
天啓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洪惟
三朝要典乃人心之公論
萬世之大坊朕不敢私

其是非于上史臣亦誰
敢私其曲直于下乎所
有陸續草稿既經卿等
删潤謄錄副本已完并
撰擬序文及卿等恭撰

後序朕覽其梗槩大畧
已知或就中詳細之處
須發揚獻納足爲臣下
之模必剖決是非烱昭
後世之鑒庶

三朝大案若宛在目前邪
正了然即萬代不易卿
等還更加詳慎務成不
刊之典期示將來即寫
正本擇吉具儀進呈該

衙門知道

天啓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凡例

一是典遵

聖諭倣

明倫大典編年以年繫月

以月繫日挺擊始

於萬曆乙卯五月
紅丸始於泰昌庚
申八月移宮始於
是年九月迄於天
啓丙寅三月有關

三案者書

一三案始于挺擊故

首列

詔諭之關繫

國本者以爲原始

一諸臣總論三案疏

其

明旨止載前一案中慮重

複也

一諸臣奏疏議揭約

畧繁辭正邪備錄俱出原文

一議單詳於紅丸其干挺擊移宮者分載兩案

一據事據文直書得
失自見後爲論斷
亦倣
明倫大典例

奉

聖諭纂脩

三朝要典

總裁

光禄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顧秉謙

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黄立極

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馮銓

副總裁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臣施鳳來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教習庶吉士臣楊景辰
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孟紹虞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曾楚卿

纂修

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臣徐紹言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臣謝啟光
翰林院修撰儒林郎臣余煌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臣朱繼祚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臣張翀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臣華琪芳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臣吳孔嘉
翰林院檢討徵仕郎臣吳士元
翰林院檢討徵仕郎臣楊世芳
謄錄
徵仕郎中書舍人臣喬煒

脩職郎通政使司經歷司知事臣李柏

冠帶監生臣張戴徵

收掌

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加四品服俸臣張承爵

試中書舍人加五品服俸臣姜雲龍

遵奉

聖旨刊刻

三朝要典

總理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李思誠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施鳳來

閱對刊刻

禮部司務廳司務臣劉象瑤

承德郎禮部祠祭清吏司署同事添註主事臣戴東旻

書寫磨對

內閣辦事禮部儒士臣李綦

監生臣陸履泰

臣陸成棟

臣唐龍起

禮部儒士臣儲國士

臣許增

進

三朝要典表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顧秉謙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黃立極臣馮銓等恭奉

聖諭纂脩

三朝要典伏蒙

皇上親製序文今纂脩已完謹奉表

上進者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聖王循人紀以經天制作昭惇庸之重
明主闡先猷以垂後編摩揚謨烈之輝一德作
求揭
三朝以靡晦五典無斁俟百世而可知耀
至德於縑緗識
弘裁於秘府竊惟天地所以不毀賴有君臣

父子兄弟之倫人道所以常明恃有議禮
制度考文之主淳風既遠變或生于大常
懿德恒存疑當爭以至信臣子靖共爾位
操室戈而國是斯淆大君輯寧我邦持太
阿而小羣可渙儻富貴功名之念切不難
蔑風紀于人間將綱常倫理之紐微何以
轉日轂於世宙事極則理必反文徵而實
可傳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徤配乾行
明符晉出
垂裳貞度河山并獻其禎祥
拂席横經日月時勤于將就
兢兢用人圖治見堯舜于羮牆
孜孜明罰勅幾率
祖考而陟降

善繼善述
不愆不忘緬惟
神宗顯皇帝
恭默而化瑟坐調娩翼子貽孫之盛軌
光宗貞皇帝
寬仁而澓盂永奠追問寢視膳之芳模為人
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歷
三朝而洩洩融融允建維皇之極覲于朝無異

政觀于野無異俗躋萬方于熙熙皡皡依
然在宥之風第久治釁孽易生當審機而
收鎮定之效乃小人居心弗淨每伺隙而
開悔吝之端
元良早定於分珪謗託危疑之處
先聖考終於憑几敢為汙衊之名甚至搆陷
掖庭結納近侍借從
宮之恒典布定策之奇勳哆侈成箕風波疊

生于橫議豐蔀見斗天日幾為之晦冥葢
其黨與蔓延數年糾結彌甚故爾比周滋
毒
累朝濁亂靡寧幸
廟社之有靈牖
宸衷之獨斷禹鼎洞燭夫魑魅堯廷何慮乎共
驩往者縱任包含業已久為
清朝之蠹肆今次第誅譴可不復為治世之

蠡訖富訖威桁楊僉謂無枉分貞分倿環玦不靳互施猶慮刑章僅飭于一時姦回雖已落膽而信史不傳于萬世奕葉何繇儆心於是

特沛宸章宏開史局更屢

聖慮豫定嘉名付左史右史以編摩倣大書特書而紀載哀角立曹分之牘繫日月以無差持彰善癉惡之權嚴袞鉞而莫貸鑠金

銷骨之口片語亦為之誅心捕風捉影之
譚連篇益著其蒙面刪繁舉要人品具在
目前切理會文治法運之掌上卒業而
作述備矣可見
先朝為之規繼世為之隨展卷而鑒戒昭然庶
幾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
大典叙而大倫丕著正論明而正氣永昌允矣
弘編豈云小補恭塵

睿覽用俾宏摹臣等慙無太乙之藜濫侍
玉皇之案朝夕乾惕每徵實于聞聲左右研窮
無虛美而隱惡仰體
孝思之不匱俯刻時日以速成文即在茲監于
古為訓道未墜地識其大以陳祇獻一得
之愚肅瞻
重離之照伏願念
祖宗付託之鉅體

天地生成之心推其老幼而治本端莫不尊親
而道化洽堯凶去四已
章霆震之威湯網開三宜
灑露濡之潤無偏無黨養世道于和平不競
不絿頌
明廷之大雅則璇璣運序乾坤節而八荒調
玉燭流輝陰陽和而萬物得矣臣等無任
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脩完

三朝要典二十四卷隨表上

進以

聞

天啟六年六月十九日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顧秉謙等

謹上表

二十九年
國季始末有姚宗典
存是錄所記頗詳當
參看宗典崇禎壬午
舉人文毅公希孟子
國變隱山中所著有
是菴詩文稿若干卷

三朝要典原始

萬曆辛丑十月己卯

冊立

皇太子

詔告天下曰蓋聞皇帝長治久安之道莫重于

崇建元良我

祖宗家法相承惟長是立所以厚國本定人心

也朕長子　孝敬寬仁天鍾粹美奉朕

諭教時敏厥脩令德器日益端凝學業日
益精進允堪允受慰朕至懷敬入奏于
聖母諏詢十五日吉授冊寶為皇太子仰承
廟
社之靈俯順臣民之望爰封第三子常洵為福
王第五子常浩為瑞王第六子常潤為惠
王第七子常瀛為桂王俾各守藩共維大
統典禮既成普天同慶於戲長男主器益

綿有道之長衆子分封茂衍無疆之慶敷
予德意咸使聞知
先是輔臣申時行等於萬曆十四年二月
內疏請
建儲
上諭以元子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踰日又請
温答如前未幾而姜應麟沈璟等各有疏爭
上怒其煩瀆降謫有差及科道申救

上曰立儲以長幼為序
祖宗家法萬世當遵朕豈肯以私意違拂公論
姜應麟等揣摩上意輙以舍長立幼為疑置
朕有過之地特降處示懲非為奏請册立之
故國本有歸朕已明白曉示待期舉行各官
宜體朕意再不許妄疑瀆擾至十八年元日
上召見時行等於
毓德宮語及册立

上曰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再三陳請
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健使出
就外纔放心時行復請豫教
上默之時行等退
上復令內臣追止之云且少俟
皇上已令人宣長哥來着先生每一見時行等
還至宮門
上令人覘申閣老等聞召長哥亦喜否時行等

語內臣云我等得見
睿容便如覩景星慶雲真是不勝之喜內臣
入奏
上微哂頷之頃之
皇長子至
皇三子亦至時行等既見賀
上云
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仰見

皇上昌後之仁齊天之福
上欣然曰此
祖宗德澤
聖母恩庇時行復請讀書豫教乃退越一日復
請至十月又請詞頗切至有謂道路訛傳
皇貴妃獨蒙眷注屬意所生京師百萬軍民
頗倡浮議今國泰之疏已票而不行則外
間又生疑議且以為

皇貴妃姑令國泰塞責

皇上姑為

皇貴妃鮮紛何以杜軍民之口副四海之心

疏入

上諭內閣曰皇子體脆質弱少俟時月朕自有

旨於長幼之序豈有搖亂雖皇貴妃嘗贊言

以免疑議朕前已面諭卿等知之朕意必待

自處不喜于聒激耳豈有謠言而惑朕哉卿

等可看兩京大小文武自十四年至于今日
有一年一月一日之不聒激者此輩欲離間
父子之天性以成己責直圖報之逆志耳卿
等可思予乃朕子豈有父子無親之理豈有
越序定立之理朕于陳奏一槩留中蓋恠其
聒激瀆擾歸過于上要直于身耳至于鄭國
泰之奏特示卿知我朝戚臣未有敢言國政
者國泰出位妄奏甚非禮制朕始且容之其

建儲之事還候旨行卿等不可學此輩以激
言之事虛文塞責越數日
上命文書官口傳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
衙門不來瀆擾便于明年冬傳旨冊立如再
瀆擾直待十五歲行時行復奏謝言即日傳
示部科訖
上復傳諭云冊立之事只傳與先生每股肱大
臣如何傳與各衙門瀆擾自十四年起至今

屢屢未至為臣的疑上為上的不得不疑朕
所以動火自今之後不許聒擾中外若能靜
聽一年明旨當無中變十九年八月工部主
事張有德以大禮屆期儀物未備復有瀆
請
上怒曰父子至親已有明諭豈待爾輩煩擾邀
功張有德罰俸三箇月本欲過壽節舉行既
屢屢催激其冊立之事着改于二十一年行

當作錫

各衙門不得又來瀆激以致延改至二十一
年輔臣王錫爵應
召還朝即請
册立以昭大信
上以
祖訓立嫡
中宮年少欲將
三皇子一并封王少待數年

皇后無出再行冊立錫爵力持再三會朱維京
王如堅先後疏爭
上怒戍之錫爵復為營鮮且堅請會議以安人
心
上諭以安心輔理且言無識小畜謗訕疑君惑
亂衆聽波及誣詆不必自惑不必廷議錫爵
復自認兩請之誤懇請
召對

上曰朕非不從卿言因見大小諸臣紛紛疑訕
朕為人君恥為臣下挾制謗
祖蔑訓國體何在今卿若自認錯置朕何地正
為卿含忍欲商量別處之法不可黨衆激惱
以辜朕意既如此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再
行冊立十一月十九日
上視朝畢御煖閣
召見錫爵慰諭扶母來京可稱忠孝兩全錫爵

叩頭言政恐忠孝兩虧因苦請
冊立豫教
上諭以明年該長髮之期且言洞悉卿苦心錫
爵退而陳謝
上復委曲慰籍越數日
諭明春行豫教出閣禮然欲令
皇三子并講令擬
諭錫爵言

皇長子太遲
皇三子又太早恐先後緩急之間
聖心稍悔
上曰皇長子冊立一事久已斷自朕心今欲於
明春先行講學之禮其皇三子少待次年另
行長幼之序即此為定舊例親王講讀止用
二人且從外署改入錫爵請用脩撰以下
六人且用大臣侍班儀從一如東宮

上皆俞行至二十六年五月
上諭內閣曰皇長子年及冠婚
祖宗禮制天倫親情朕豈不欲早傳行但念皇
長子素禀清弱所以遲緩者正要培養豊厚
誠愛重之意今春至夏朕屢召皇長子暨諸
皇子問察習學之功見皇長子氣質比與去
歲漸加充實且書倣對句頗有進益朕甚嘉
悅皇長子欲先行三加冠禮次及冊立選婚

朕思未正名封冠服不便况二宮不日落成
待煥然一新行此大典庶嘉禮有所以便臣
民具瞻十一月復
諭禮部具選婚儀二十九年五月禮科給事中
揚天民等疏催
冊立
上曰冊立冠婚分封大典明旨曉然有何疑議
惑衆有何逢迎覬覦有何陵逼黨附况初春

內外遵旨靜竢即擇日命其移居是豈欲還
延乎今正欲降旨擇日舉行楊天民等輒敢
逞臆瀆阻假此要譽沽名而實離間遲緩好
生可惡八月輔臣沈一貫請舉大典引既醉
斯干之詩詞甚懇婉
上覽揭嘉其忠愛深合朕心遂有即日降諭舉
行之
命吉期已卜于十月十五日先五日金兩未完

冊寶尚未鑄造
上以典禮隆重至期或用冊文寶文行禮過期
補賜可否一貫從史可行
上命于
聖母徽號之日御前補賜至日而大禮成
史臣曰要典原始首載
冊立之
詔而復備列

明旨遷改之因以見

大聖舉事獨斷獨行羣下揣摩適激適緩過在

下而不在

上也蓋姦黨搆釁布功定策前倡後和實繁有

徒向非

神皇淵謨睿斷力剖猜疑之跡不倒太阿之柄

則

冊立大典不知為幾許姦人富貴資矣閣臣時

行首請
冊立即以
列聖家法為言
天語頻宣亦謂長幼序定家法當遵待時舉行
有何疑議而喜事之徒競為煩瀆其
意何居哉歸過于
上要直于身煌煌
宸諭固有以誅其心矣迨輔臣錫爵再入綸扉

疑手之訛

忽有

三王並封之諭

上意從容待嫡似緩而實定輔臣默挽潛移辭

紆而意懇

于諭口傳及閣揭纍纍記注可按也一時言者

無回天之術覬取日之功假翼戴之

名肆排擠之計于是堂簾苦心幾成

疑案當有職其咎者然未幾而

並封之議寢未幾而

並講之議又寢豫教獨先官寮大備雖

渙號未頒儼然

鶴闈儀從矣謂非

聖謨之夙定與輔臣之善調哉邪黨相煽薪焰

不息譸張為幻菀枯分曹何憂何危

而侈然竑議為名也雖

聖怒旁洩誰實階厲事在戊戌之五月越五年

癸卯

青宮正位已再逾歲而復有續憂危竑議一

書公署私邸同時布散隱詞囈語煽

惑

當作賡

宮闈羅織善類輔臣朱賡謂口不忍言手不

忍書

上赫然震怒嚴命緝訪

手敕宣諭

皇太子累數百言有曰念汝素懷敬慎篤于
孝友乍聞此事恐至驚惶倘至眠食少妨使
我滋多懸掛又曰此謗必起于臣僚之自相
傾陷假借國事以為名耳雖在臣僚亦無一
毫指實矧吾宮禁而可為彼簧惑又諭以安
心調養用心讀書寫字勿聽小人引誘傳時
淚下
皇太子亦含淚叩頭此段情景乃

上命司禮口傳內閣者行道聞之無不感泣傳

誦謂

神皇保護

東宮父慈子孝千古無兩也而臣僚自相傾

陷一語尤燭萬里而洞幽隱矣夫既

冊立後保護如此其至則未

冊立前又寧有纖芥之可疑哉且

元良久定名分昭然

福藩就國之早晚奚關大計適當其時而匪
勉從事固有司之職也侈言羽翼臣
義謂何況事有激之而愈格者即如
瑞邸摽梅頻頻啟事豈亦有關于
民本乎大抵姦貪妄希寵榮則借名
國本為躐遷之地險邪嫉害正直則誹誣
禁庭為一網之謀賴
乾綱獨攬操縱在握

慈孝天植離間不行魑魅立讋于震霆雨雪自
消于見晛然而先後廷臣無識無骨
之輩已有墮其雲霧而不覺者意所
欲無則
諭札雖尊不信而懸坐輔臣以不韙之疑意所
欲有則妖刻俄頃遍傳而妄臆
宮中有奪嫡之計又況適有張差一事肯不
大肆喻張競相附會居奇償而攘首

功哉種種釁孽綫索相因歷歷姦謀
機關不爽侍郎崔呈秀洞厥源委撮
疏具陳亦憂深而慮遠者
皇上批答謂與三案諸姦一脈相貫
淵見睿識同符
神皇蓋不惟褫見在之姦鬼清將來之仕路而
且可為億萬年之定案矣謹奉
旨列其顛末如此

三朝要典卷之一

梃擊

四十三年

此案張差招詞有會審隱匿失載者亦詳存是錄中

萬曆乙卯五月己酉酉時有不知姓名男
子持棗木棍撞入
慈慶宮門打傷守門內官李鑑直至前殿簷
下為內官韓本用等所獲付東華門守衛
指揮朱雄等收之次日
皇太子遣韓本用奏

聞

上命法司提問

史臣曰木棍非善藏之利器男子一

人又無接應之輩先方闖入

殿簷間旋即就縛其伎倆亦已見矣使果出

睥睨之謀當必有疑鬼疑神秘計如

圖中之匕魚腹之刀何所不至乃於

耳目昭彰之地用此踉蹌喙蹶之人

以儆倖一擊雖三尺之童亦不至此

天下寧有如是之為謀者哉

庚戌巡視

皇城御史劉廷元上言據左東把總趙國忠

申解人犯供名張差係薊州并兜峪民語

言顛倒似相風狂臣于

皇城公署再三考訊本犯呶呶稱喫齋討封

等語話不情實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

魔稽其貌的是黠猾情境叵測不可不詳
鞫而重擬者夫
宮門何地守衛何任竟使姦徒闖入尚可弗
窮治乎懇將張差
勑法司究訊一切門禁更宜重加申飭令官軍
不懈于詰察監璫各勤于隄防斯姦宄屏
息禁地肅清矣
史臣曰按廷元疏雖以為風魔猶請

詳鞫益風魔無可疑也然闖入
宮闈事關重大難以臆斷廷元固慎之于始
矣而王之案乃以私心妄生枝節加
以謀逆豈非王法之罪人也哉

乙卯刑部鞫審張差供被李自強李萬倉
燒差柴草氣極於四月内来京要赴朝聲
冤從東邊進入不認識門往西行走適路
遇不知姓名男子二人向差紿說你没有

憑據如何進入你拏摃子一根來便可當
作寃狀等語差日夜氣忿失志瘋狂遂於
五月初四日手拏棗木棍一根仍復進城
從
東華門進入一路無人攔阻直至
慈慶宮門首打傷守門官李鑑跑入
前殿下被拏等情擬依
宮殿前射箭放彈投磚石傷人律斬秋後處

決加等決不待時是日審者司官胡士相
趙會禎勞永嘉也初差常闖入薊州道衙
門語多不倫道臣袁和審係癲病釋而逐
之至是乃復闖
宮部擬大辟獄已成矣自王之寀袖中揭出
所以有二十一日之再審也
史臣曰闖
宮之事駭人聽聞一時會讞諸臣盡法拷訊

當不遺餘力而差之所供初無異詞也迨之寀之疏揭出汲汲若狂中外搶攘始上塵

聖慮矣之寀以差為何如人耶謂差庸人也嚴刑之下亦何情不吐使差果聶政共人方瞑目一死以博名高區區酒食能鉤其吐露者哉何小人之敢于搆釁而不之思也

御史牟志夔奏曰張差徑入
慈慶宮大肆癲狂已為履霜之漸設有莽何
羅走趨卧内觸寶瑟將何以禦之其所稱
吃齋討封等語果風魔有物以憑之耶亦
似有黠人以嗾之耶所宜亟下法司究聞
者也
留中
丙辰給事中亓詩教奏曰張差黠猾情形

大有可駭夫
皇太子正位東宮亦既久矣即天性至親一
語
皇上且屢屢宣示顧
東宮關係之重且大者非儲講一事乎
聖母之所彌留在念人心之所旦暮難忘不知
何故置若罔聞甚至輔臣專請禮部頻催
各衙門公疏亦一字不復批答

皇太子母葬已有年而贍田不給香火無供
皇太子妃逝幾兩載而葬地不擇靈輀猶停
至
皇長孫年已十齡未聞出閣豈成燕翼之深
謀凡若此者揆之情理無甚難行而皆不
能得之于
皇上其何以令中外臣民見也伏乞
皇上留心

國本保護有加此則消弭釁孽之第一義也
留中
戊午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上言本月十
一日散飯獄中末至新犯張差見年力壯
彊非風魔人初招告狀着死撞進復招打
死罷不中用了臣問實招與飯不招餓殺
你即放飯面前差見飯低頭招不敢說臣
麾去官吏皂庫人等止留二吏扶住問之

招稱張差是薊州并兒峪人小名張五兒
年三十五歲父張義病故有馬三舅李外
父交我跟不知姓名老公說事成與你
幾畝地種勾你受用老公騎馬小的跟走
初三歇燕角舖初四到京問何人收留復
說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與我飯吃
說你先衝一遭撞着一箇打殺一箇打殺
了我們救得你遂與我棗棍領我繇

後軍門進到
宮門上守門的把我一把拏交我一棍打倒
到裏邊輪了兩棍莫有輪着老公公多了
就拏住我又招還有栢木棍琉璃棍槎子
棍棍多人衆等情其各犯名至死不招臣
看此犯不癲不狂有心有膽懼之以刑罰
不招要之以神明不招啖之以飲食始半
吞半吐中多疑似伏願

皇上縛充犯於
文華殿前朝審或
勑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則情形立見矣疏入
留中
史臣曰之家所自居首功只在駁風
癲二字按其初奏之辭幾許粧揑仍
不能掩風癲本情其云有心有膽懼
以刑罰不招似矣豈以飲食啖之即

可得其吞吐乎既可餌之使吐尚得謂之有心有膽乎蓋嚴刑訊之而不招者無可招也風癲者之真情也㕭之飲食而吞吐者是即之家所教導而差受其牢籠者也亦風癲者之本色也乃造端開釁幾成大獄藉非

皇祖召對

慈寧數言洞晰立破姦謀其為

宮闈之禍尚忍言哉

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奏曰聞撞

宮本犯係有風癲之病適接刑部提牢主事

王之寀揭帖據其口招似别有主使者本

犯言語半吞半吐含糊不明遽難憑信其

果否有病及有無别項情節在刑部自當

研審明確不至枉縱惟是

內庭嚴密之地

東宮御居之所突有外人闌入咆哮狂逞意
外之變可為寒心伏望
皇上深維
儲貳關繫甚重保護宜周自今以後益飭
宮禁之防嚴守衛之備俾
大內肅清姦宄潛消至王之寀所奏
皇上亦宜從容詳審萬毋以小人謬妄之言致
煩

聖慮庶
皇上之聲色不動而中外之心志皆安矣
留中
史臣曰輔臣之請
皇祖從容詳審蓋不失古師聽五辭之意未嘗
謂風癲不當研審與主使不當究問
也惟是風癲的屬真情主使了無踪
跡奈何以私心搆疑獄致使數年葛

末句疑有脫誤

藤之說哉

大理寺寺丞王士昌言

宸居何地

主器何人張差敢于持梃突入

宮門如履無人之境據稱風魔癲癇類失心者夫人至失心如躩獸然遇物則擊豈能擇地而施待人而毆待時而發耶方其戢棍于街市之中從容于後宰之入何竟無

[illegible]不令人覺察直至
宮前乃始逞技耶種種可疑不待提牢之疏
已可寒心及主事王之寀疏入竟束高閣
陛下以為無此事乎業已有形
東宮不敢高枕也以為有此事乎若不蒙鞫
問焉知原委草草糊塗終留萬世之疑端
宜
速下法司究實具奏庶法伸而疑釋矣

留中

三朝要典卷之一

三朝要典卷之二

梃擊

辛酉戶部署郎中事行人司司正陸大受

言臣于前年以

藩府莊田禍機互伏直陳大難一疏身犯姦

畹兇鋒幸天牖

帝心

藩封行羣姦懾矣乃今

青宮何地男子何名而橫肆手挺幾驚儲蹕此乾坤何等時耶北人好利輕生有金錢以結其心則輕為人死至大姦之奔走死士也或出其技之庸庸者姑試之于死地以探其機而後繼之以桀驍用其死力于忽不經意之處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業招一內官何以不言其名明說一街道大宅何以不知其處彼三老三太互為表裏

而霸州武舉高順寧等今竟匿于何所變
豈無因警亦非小伏乞
皇上大振乾綱務在首惡必得邪謀永銷明肆
兇人于市朝以謝天下疏入
留中
史臣曰大受此疏蓋祖之宋邪說而
與戚臣為難者也據其姑試之言大
槩用庸之術夫既庸矣安得目為死

士既試之死地矣又將于何地探機

且使戚臣果有邪謀大受何不直陳

其踪跡乃暗中推刃彼自知居官多

遺議欲自固其身名而不知其流于

譸張無忌也

戶部主事張庭疏言張差狠突

大內狙擊

青宮

皇上宜何如震怒鞫訊主使乃諸疏無難

批發迄今渺無影響在

廷大小臣工躊躇隱忍

君側藏姦上下蒙昧者則以精神偏注

召見甚稀致令

朝野生猜訛言時作歷來有莫非

皇上之對

三王並封之謠其有其無惟

皇上與當事諸臣知之即如
冊立
選婚
出講喪葬等事費幾許心力雖間强從不勝
寢者之强半也彼宦寺者安得不妄生揣
度假竊意旨陰蓄不逞以徼倖于萬一哉
史臣曰凡小人之鼓說也亦必持之
有故乃足以變亂是非未有顛倒謬

亂肆言于青天白日之下者庭之為
此疏也人心殆澌滅盡矣
給事中姚永濟言迺者姦徒張差持棍入
宮業經下法司提問而提牢主事王之寀疏
內所言唆使情形本犯供出有據計
皇上必赫然震怒立付市朝乃
留中又數日矣夫
皇上鍾愛

太子原無念不慈然此姦不蚤嚴詰則
慈居有隔閡未暢之情
聖明有優游未盡之法也
壬戌巡視御史劉廷元復疏曰張差身繫
獄中提牢主事王之寀逐漸密詢其招之
也有不知姓名老公其窩之也有大宅老
公老公姓名豈遂不可詰乎大宅住址豈
遂不可尋乎抑鼠器路馬終有待而發乎

縉紳祀隷咸髮指眦裂
皇上之震怒更當何如乃封事塵
御前數日矣不得一徼
明綸奉三尺從事羣情駭然夫
東宮天下大本也
東朝安則
六宮安萬姓安百千億世安何等關係乃令
亡命匹夫得揶揄庭除間竊恐自是叢荊

聶于肘腋環戈戟于袵席李鑑可傷
東宮可入尤而效之亦何所不至焉宜
速撿發諸疏
下法司訊斷以為
國本計
留中
御史過庭訓上言近日張差之事實關
宗社之安危駭中外之聽睹夫

慈慶宮可入何宮不可入木棍可執何物不
可執據其見犯之罪即時梟首已有餘辜
且更多隱伏之情一人處死未為盡法
皇上二十年以前諸臣以
建儲之一事爭十餘年來諸臣以之國之一
事爭未幾而
建儲之事定又未幾而之國之事定
神謀睿斷原

皇上所獨持則今日之變起蕭墻禍生肘腋尤
皇上所宜亟剪若仍懷猒薄而槩疑之為不足
信
皇上之自為
社稷計者其謂之何疏入
留中時庭訓疑差有別情移文薊州蹤跡之
已而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癲始末謂差
原名張五兒以砍柴為生而李自强李萬

倉李守才則以燒灰為業先是差傭工于張家傭值未支三十五年十一月守才擬以養女妻之差屢索前值為聘張故不與因鬱鬱成癲第食力傭作則猶無病之人耳四十二年內差積柴四百餘束自強等欲買燒灰差以價短弗與未幾悉燬于火差意強等所為忿極前疾益發絕不以生理為念矣又嘗種張仲金等所租史明善

地其子粒為金等所收獨遺田租累差明
善剝其衣襖風癲益甚差姐夫孔道所居
相去二十里餘本年三月間差詣孔道家
道偶他出見其家有鐝柄一根因携以歸
四月初二日差負豆二斗併携前棍以出
不知所往其言曲盡周詳風癲之情瞭然
具見矣

史臣曰臣見凡斷獄者得之聞見不

若究其根源張差之事至稽天燎原
及觀薊州申文毫髮畢照于病根之
起而除除而復起皆得其所以然之
故千疏萬揭可片言而決而猶謂其
非風癲也尚得有人心乎

乙丑刑部十三司會審張差供稱馬三舅
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兒峪居住
又有姐夫孔道位本州城內不知姓名老

位當作住

公乃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大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三舅外父常往龐公處送灰龐公與劉公在玉皇殿商量和我三舅外父逼着我來說打上宮去撞一箇打一箇打

小爺吃也有穿也有劉公跟我來領進去又說你打了我救得你又有三舅送紅封票封我為真人等語刑部行薊州道提解馬

三道等疏請

勅三法司提麗保劉成對鞫是日會審者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曰唯趙會禎勞永嘉王之宷吳養源曾之可柯文羅光鼎曾道唯劉繼禮吳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灃朱瑞鳳也初差招原無異詞而變亂其說則自十一日提牢廳私審始當時會審諸臣已有不願署名者矣

史臣曰差之初審一瘋狂男子耳使有貫高陰謀事經旬日寧無一二情形忠義人所自有請劍尚方繫豈無人乃首發揭者之案也執筆者之案也威脅者復之案也取喃喃不可了之詞而自奮自書奉成于手世固有如此獄情乎之案亦有人心者不知當差摩地高呼昨所教今已說盡之

言出亦何施面目衆實有口何可欺
也夫之家以儈駔之謀行于
君父之前猶自詫為功則無良之尤者矣
給事中何士晉上言頃者逆犯張差持梃
突入
慈慶宮事關
宗社安危
皇上宜何如震怒三事大臣宜何如計安乃旬

日以來似猶泄泄豈刑部主事王之寀一
疏果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耶雖事涉
宫闈百宜愼重然或謀未成機未露猶可從
容曲處今形見勢迫業已至此所為亂臣
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明主可與忠言此事寧無結局而今方待勘未
卜的耗何如臣固不敢預擬也疏入
留中

史臣曰張差之為風癲無疑也即諸
臣為微漸之防者亦未嘗以風癲寛
假也然情原如是即欲深文周内亦
不可得自王之家姦險小人揑為主
使之説遂開莫決之疑而陸大受何
士晉等從而附和之善處人父子骨
肉間者尚不如是況可施之
君父之際哉

給事中張國儒吳亮嗣疏言張差口詞似
吞似吐宜即刻將所招內外人犯盡付法
司鞫審不可留不決之疑至如
東宮侍衛之晨星
召見之久闕
講幄之塵封
郭妃之未卜葬域
皇長孫之未從學問皆非所以重

國本
陛下莫若去形迹見至誠
國家有大機務則
召
皇太子而問之有不及則教誨之則讒譖自
無從起矣
留中
丁卯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奏曰刑部司

官會審張差事情臣等閱其招詞不覺髮指汗流驚怖欲死何物神姦敢造通天逆謀一至此極真神人之共憤天地所不容即萬死不足以盡其辜者變出異常法應重究伏望

皇上將原本即發臣等票擬

勑下三法司嚴提究問依律正罪以伸

國法而慰羣情斷不可再為遲留以滋逋逃

輾轉之姦者也

留中

禮部右侍郎何宗彥言頃者張差闖入

東宮擊傷內侍葢從古以來未有之變

皇上勑下法司今已旬日尚未報聞舉朝大小

臣工人人惶惑乞

嚴勑法司同九卿科道用刑

廷審俾魑魅現形于白日而根株不漏網于

呑舟矣疏入
留中
給事中姜性等上言張差直入
慈慶宮近逼
前殿簷下或者無人訶問之耳然何至敢于
持梃擊傷內使心甚怪之既而巡視疏叅
刑部提問差猶然是瘋人也無何而主事
王之寀之疏上矣刑部又三四覆審之矣

據其供吐改辭換語覔異前審之情密約
陰謀甘犯無將之戒且稱內璫諸人同行
指引皆有姓名年貌住宅歷歷可據彼其
兇類虎狼狡同鬼蜮五步之內不難冒死
而有所甘心焉危亦甚矣即使病果風癲
而狂逞一擊之間所爭毫髮
掖庭為之騷動
儲蹕為之震驚舉朝為之詫訝惶怖何等情

形連日人情詭桅無不欲聲討有罪立付
市曹而未聞
皇上有嚴詰之旨何也
留中

史臣曰疏言張差叅問之後猶然瘋癲
人及之案疏上差乃改換詞語則就
中簸弄果誰為之耶總之闖
宮門一步風亦死不風亦死立付市曹一語

固已掃盡葛藤矣
己巳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奏曰張差獄
情事關
宗社變出非常中外人心痛恨咸望
皇上立賜
宸斷亟擒逆黨以正
天誅今過三日未蒙
批發以致羣情惶惑昨該部及科道等官連章

催請情詞迫切真有不容頃刻緩者伏望
皇上將前疏
發下票擬即
勑三法司嚴究正法庶人心安
東宮安
皇上之心亦安矣若再遲延必致釀成他變安
危所繫毋謂臣等今日不言也
留中

史臣曰閣臣再四請鞫盖因諸臣紛
紛異議欲早決以定人心也乃屢請
不下則
睿慮淵微灼知其妄久矣
御史劉光復上言據張差所供内外姓名
年貌住址皆有來歷原委其間造端合謀
一經質訊情景畢露曾謂該部職司明刑
而不能了此乎宜即下部疏根究情實務

期元惡伏辜以安慰
皇太子以解通國之惑更乞
皇上
御文華霈
德音明示
宮庭無閒仍
勅法司審確讞定則致辟行刑一獄吏任耳似
不必言官詭之為奇貨居之為元功也

史臣曰張差之闖
宮而果出姦謀是不可不究也即出風顛亦
不可不審也蓋事關
宮禁自宜慎重故諸臣請審未可謂非但不
宜發縱指示傳會文致誤天下以為
已富貴地耳善乎光復之疏曰人臣
不得攘之為奇貨居之為元功夫亦
窺之寀輩之心而發歟宜之寀之痛

恨先復而異日呶呶謂為黨姦也

三朝要典卷之二

三朝要典卷之三

梃擊

辛未從哲道南以屢疏
不報又奏言張差一事供招甚明決非可以含
糊苟完者惟是數日之間未蒙
乾斷人心愈益不安
皇上之意或者以一經審鞫牽引必多將來難
於結局臣等則以獄有真情斷獄有定法

據情正法使有罪者不得漏網無辜者不
致波及在諸臣自能辨此
皇上可無慮也惟望
明旨速下使此獄早完一日則人心早安一日
不然遷延日久枝節橫生意外之禍更有
不可知者疏入
上諭曰朕自
聖母升遐奉襄

句疑有誤

大典恭迎
神位几筵以來追思
慈恩罔極哀慕不勝凡遇節令朔望并
祖宗帝后諱日祭祀禮節皆朕扶掖親行令春
偶爾下部動火靜攝稍可昨夏突有風癲姦
徒張差持梃闖入青宮震驚皇太子赫朕恐
懼身心不安朕思太子乃國根本豈不深愛
已傳本宮添人守門關防不時衛護連日覽

卿等所奏宮闈等事乃姦宄叵測行徑隱微既有主使之人即着三法司會同擬罪具奏毋得株連無辜致傷天和

史臣曰伏讀

聖諭仰見

皇祖慈愛

先帝抑何真懇周至也使當時果有主使之人

皇祖必不以齒馬之嫌姑從寬政玆

命法司嚴審夫固以三尺明付之司寇矣而再

三韋揑竟何情實則

皇祖之止慈止仁真千古無兩矣

是日刑部司官審馬三道等所供情節及

差癩狀與戚知州回文同諸人之與龐保

劉成往來則以保成修鐵瓦殿三道守才

時為送灰故至差所自供則仍前顛倒不

倫莫可指實語也

熊雄之誤

史臣曰馬三道諸人賣菜傭耳徒以與差爪葛織成此獄夫自古姦推舉事不謀妻子使差而有心有膽乃聚羣無知之徒嘵嘵入京哉然則之家所揭三十六頭等語愈供出風癲情狀彼且以此為得計何歟

壬申

上諭刑部曰風癲姦徒蓄謀叵測震驚皇太子

朕心恐懼不寧本內有名人犯便着三法司
嚴刑鞫審速正典刑毋得連及無辜致傷天
和
給事中何士晉以戚臣鄭國泰有揭辯陸
大受疏復上疏曰臣按鄭國泰部曹轉疑
轉深一揭蓋爲陸大受疏發也查大受疏
內雖有前年爲藩臣莊田直陳大難身犯
姦畹宄鋒等語彼特借此發端以明杞憂

之果驗而語及張差近事原止欲追究內
官姓名大宅下落並未嘗直指國泰主謀
此時張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
國泰豈不能從容少待何故心虛膽戰輙
爾具揭張皇人遂不能無疑於國泰矣國
泰若欲釋人之疑計惟明告
宮中力求
皇上速將張差所供龐保劉成送三法司公同

拷訊如供有國泰主謀是乾坤之大逆
九廟之罪人臣等執
祖宗之法為
朝廷討亂賊不但
宮中不能庇國泰即
皇上亦不能庇國泰借劍尚方請自臣始設或
另有主使與國泰無干臣請與國泰約令
國泰自具一疏告之

皇上嗣此以往凡
皇太子
皇長孫一切起居俱係國泰全家保護稍有
疎虞罪坐國泰則臣與在廷諸臣亦願以
國泰身家之事乞
皇上與
皇太子有好無尤永全恩禮是所以報國泰
也若國泰今日畏各犯招攀一味熒惑

聖聰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使遠逃或陰斃張差使滅口則此獄將終不結耶惟國泰審處

史臣曰臣觀當日貪功喜禍之徒一見事涉宮闈輙視為奇貨不構不休士晉則尤其甚者故之案但以主使坐保成士晉直以逆謀坐國泰從枝生節蔓引曷窮

彼自以為擁護元功實小人而無忌
憚者耳
癸酉巳刻
上詣
慈寧宮
命中使
召百官輔臣從哲道南先至文武各官陸續至
內侍引至

聖母靈次行一拜三叩頭禮時
上西向禮畢
上即倚左門柱設低座身俯白石欄楯百官復
至
御前叩頭司禮傳跪
上連呼曰前來各官稍膝而前去
御座不數武
上練冠練袍

皇太子冠翼善玄冠青袍侍
御座右
三皇孫及
皇孫女鴈行立左階下
上即傳諭曰朕自
聖母升遐哀痛無已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每
遇節次朔望忌辰必身到
慈寧宮

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忽有風癲張差闖
入東宮傷人如此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
多閒說爾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適見
刑部郎中趙會禎問的招情止將本內有名
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
許波及無辜以傷天和以驚
聖母神位尋執
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譬

如爾等有子如此長大能不愛惜時御史劉
光復跪於後班于衆中大言曰
皇上極慈愛
皇太子極仁孝語未竟
上聞不甚悉詰問為誰中使以御史劉光復對
光復猶大言不止
上斥之至再光復不聞
上語復申前說詞氣益峻

上顏色勃改連呼緹騎何在者三無有應者遂

令中涓拏下時承

旨者見

上震怒梃杖交下

上戒無亂毆但押令朝房待

旨從哲等叩頭言小臣無知妄言望霽

天威怒稍夷從哲等因奏

皇太子講學誠當今急務

上言此等大事朕豈不知近因
聖母之服不便舉行因指袍帶曰你每看我所
穿何服從哲等復奏
皇長孫出講亦當並舉
上謂此事當俟冊立之後乃以手約
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
使我有別意何不於彼時更置至今長成又
何疑也且福王既已之國去此數千里自非

宣召彼能揷翅飛至乎因
命內侍傳呼
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
皇孫俱圓帽青服南面拱立
上又言
皇太子天性至親
祖宗
聖母俱所深鑒小臣恣意妄言離間我父子真

是姦臣言之再三
天顔稍厲從哲等又叩頭奏諸臣豈敢如此時
刑部侍郎張問達大理寺寺丞王士昌亦
跪在後復至前誦本内五犯名字
上又曰止照本内名數不許亂扯又問近侍曰
彼為何官傍以法司名字對又顧問
皇太子你有何話再説來
皇太子云似此風癲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

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庭有許多議論爾輩為無君之臣令我為不孝之子深為可恨

上謂各官曰你每聽

皇太子所説否因述

東宮語又連聲重申之羣臣跪聽未起

上屢顧閽者曰但有續到官員一一放進不許攔阻以故零星突至拜跪错亂時後來跪班

者稍居右與
帝座不相對
上又持
皇太子面稍從右問曰你每都見了未衆俯
伏謝
上乃目從哲等速作諭來從哲等叩頭承
旨因奏
聖諭已明人心已定望

皇上毋以此介懷至再
上若為傾聽時
天語諄諄二臣將起復止叩頭者三四次已起
立
上猶東向謂從哲等速作諭來無誤乃顧左右
令諸臣同出
史臣曰臣觀
召對一事仰窺

神祖為父止慈

先帝為子止孝也葢

神祖靜攝有年外庭稀得見聞一旦發皇闡耀

譬之太陽照而魍魎潛消且向出

先帝與

皇上令諸臣一一快睹而又云譬如爾等有子

如此長大能不愛惜琅琅

天語真懇洞達雖有猜間何自而生哉伏讀

先帝爾等為無君之臣使我為不孝之子凡有
人心者聞之莫不感動當是時
慈孝融浹
作述重光諸臣不能揄揚盛美而乃造端誣衊
以為功名富貴地真與于不仁之甚
者也
是日
上諭三法司曰昨張差以風癲姦徒闖入東宮

持挺傷人罪在不赦今日朕率皇太子并皇
長孫皇孫女恭詣
慈寧宮
聖母几筵前行慰奏禮訖其所供內官龐保劉
成俱係主使之人法司已審明確見監風癲
姦徒張差即便會官決了內官龐保劉成着
嚴提審明擬罪具奏另處其本內馬三道等
的係誣攀之人斟酌擬罪來說此外不許波

及無辜震驚
聖母神位致傷天和稱朕體天好生之意
是日
上以御史劉光復震驚
聖母神位着錦衣衛拏送刑部從重擬罪閣臣
再疏申救
不允部擬以文武官非奉呼喚輒入儀仗之罪
生之

上以擬罪太輕着以面欺大不敬論死諸司疏
救者甚衆俱不得
請
甲戌決張差于市
史臣曰差之正法也微之案揭其漏
網乎曰初案定矣未聞風癲而貸之
三尺也然則速決差以結局何歟曰
此

神宗所為善處父子骨肉間也蓋深知為之家
所為者實利其風癲而導之將益生
支蔓
宮闈內外人人自恐何若速正厥辜一了百
當之為直截痛快耶昔田叔燒梁獄
詞漢庭母子如初我
神宗立決張差而
庭闈寧謐

神謀英斷真度越千古矣

乙亥

上命司禮監會九卿三法司於

文華門前鞫審龐保劉成保原名鄭進成原

名劉登雲其與差飯及木棍引進等情俱

輾轉不招方審問

東宮傳諭曰張差持棍闖宮至大殿簷下當

時就擒遍搜並無別物其情實係風癲誤

入宮闈打倒門官罪所不赦後復招出龎
保劉成本宮反復叅詳保成身係內官雖
欲謀害本宮於保成何益料保成必素凌
虐於差差故肆行報復之謀誣以主使本
宮念人命至重造逆重大事情何可輕信
連日奏求
父
皇速決張差以安人心其誣攀龎保劉成若
一槩治罪恐傷天和況名姓不同當以雠

誣干連從輕擬罪奏請定奪則刑獄平於
本宮陰德亦全矣
史臣曰聖矣哉我
先帝之在
東宮也其曰料保成素必凌虐於差差故肆
行報復誣保成以主使之條可謂
日月之照不遺覆盆矣蓋當差柴被燬時保成
方督修山殿差赴愬而兩人不為剖

分且加虐焉固差所飲恨而欲甘心
者微
聖人孰能辨乎至謂人命至重不可輕信讎口
株連無辜肫肫乎泣罪解網皆從
明發中流然則
皇祖當日雖欲從廷議窮究已不覺為
東宮仁孝所感動而何諸臣猶大致紛紛也
南京御史汪有功上言臣見刑部主事王

之案具招上請所述情形凡有耳目者所
共憤惋意
皇上必且震怒不崇朝而審問之
旨下乃旬日以來未見發落夫
東宮何地
皇太子何人而張差得以揮棍直入幸而捉
獲不則殿簷以內惟所欲為也今據其所
招明明姦閹主使同惡實繁有徒且以身

叚當作閔

為殉國不畏死至於數窮計極百計勸嚇
尚半茹半吐不一明言非嚴鞫梟異杜絕
陰謀
皇太子何繇得安也
六月丙子刑部以龎保劉成鞫審未盡復
上疏曰張差已決龎保劉成易於支吾抵
飾
文華門嚴禁之地訊問不敢用刑何從得情

伏乞
皇上發付外廷從公鞫審疏入
上曰昨日發出鄭進劉登雲原與張差所供名
字不對前者皇太子在朕前言的係風口証
攀今司禮監回奏二犯招詞互異難以憑據
且皇太子屢奏不必再問着與馬三道等一
併速行擬罪以顯皇太子睿明仁孝部臣又
具疏請

上諭如初

三朝要典卷之四

梃擊

丁丑

上諭輔臣曰

朕因姦徒張差闖入青宮震驚皇太子朕所

以率皇太子恭詣

聖母神位前行慰奏告知禮訖召卿等來於宮

門前詳加議論朕只道各犯已得真情傳將

本內有名張差并龐保劉成速行決了隨據
刑部侍郎張問達奏稱二犯不曾到官朕回
宮傳着司禮監將二犯上緊拏來以正其法
朕見二犯名字不對次日皇太子親來乾清
宮行問慰禮面奏朕本宮審張差原是風癲
此二犯的係差風口誣攀祈勿株連方今亢
旱宜體好生朕思事體重大故着司禮監與
同九卿三法司於文華門會問鞫審真情二

犯供不識張差可見情詞乖異朕復着司禮
監掌印李恩等用諸大刑訊問拷究前後五
次俱與朝審相同又復嚴究今該監具奏天
氣炎熱二犯因刑已故且皇太子諄諄懇請
恐傷天和其株連馬三道等分别擬罪來奏
卿等宜當仰體以舒朕懷以安皇太子仁孝
之心

史臣曰闕

宮之事當
召對
慈寧時已定矣乃復匿
睿慮者為馬三道等尚未結局恐姦人復煽異
說以滋不決之疑耳伏讀
聖諭一則曰
皇太子親奏的係証攀再則曰
皇太子諄諄懇請又曰以安

皇太子仁孝之心可見
兩朝慈孝渾無嫌隙姦人乃欲因以為利居之
為功何耶
丁亥
上以馬三道等獄未結傳責刑部曰
祖宗設立刑獄之官但凡有罪之人即讞奏聞
裁定況昨張差面諭已決鄭進等以重刑俱
故且馬三道等皇太子屢屢面奏的係攀誣

懇請從輕擬罪以體好生之仁毋得波及無
辜恐傷天和如何連日不見擬罪本來顯是
爾等抗違不遵即着回將話來或有司官挑
激攢謀欲誣害善類的爾等指名參來不得
庇護其馬三道等着遵前旨作速擬罪來奏
不許仍前延緩必罪不宥
戊子刑部擬馬三道李守才孔道以左道
為從律論應流李自強李萬倉應笞

從之

史臣曰馬三道等原屬誣攀故再三嚴鞫俱無指實即付之周與來俊臣輩亦不能周內也蓋當時以事關

宮闈雖知為無端株連自不得不詳審至是兩事已明矣法已無可加矣挺擊之誣已一了百了矣後此復紛紛異論蔓引不休則信乎邪說之鼓惑人心

也

七月壬子南京給事中晏文輝奏言臣聞

邸報見張差闖入

東宮雖駭異之猶以為或出風癲而未敢言

也及主事王之寀以會審請科道部郎以

會審請堂部閣臣以會審請其主使有人

其陰謀有迹

祖宗自有三尺在即所甚暱豈得私庇焉雖大

獄之繁興當慮也而元宄不可不授首縱
無辜之波及當恤也而正犯不可不盡法
乃拜疏時忽聞
皇上傳諭閣臣
特召大小諸臣至
慈寧宮門
命
皇太子侍側

皇長孫等並立示以愛惜之至情傳
諭速決張差不得累及無辜大哉
王言一引手而父子祖孫藹然於聚會之間
祖宗實式憑之矣
八月庚辰太常寺少卿史孟麟上言張差
一案
皇上之處分甚明
皇太子之燭照甚確然而廷臣議論未已者

則以處之未盡其道也臣謹以二事上瀆
天聽一曰
太孫
冊立之當議
皇上面諭廷臣曰
皇太子既長
皇孫又大有何疑忌然此意惟
皇上知之而左右近習未必盡知也故張差持

梃打入欲立奇功而徼倖於萬一此廷臣所以必欲根究主使也惟舉

冊立

太孫盛典即有龐保劉成張差輩何自而生其姦乎一曰直臣愚戇之當容也御史劉光復廷諍數語不無過激其意不過為究問主使之人

皇上以龐保劉成為主使不許濫及無辜者不

欲以猜疑之隙開天下欲結目前之變局
也柰何獨罪光復手疏入

上以張差罪案已結孟麟揑造詞語陰懷憸邪
着降五級調外

史臣曰孟麟之得罪宜也當時事體已明群疑已釋乃以奉使之臣謬煽道路之口呶呶瀆聽以徼後功則亦邪說之鼓吹也

甲辰駙馬都尉王昺疏救光復曰御史劉
光復當進諫時意氣激烈聲高膝前寧暇
計生前祿位死後榮名迨
出旨拏問遂成忠臣死諫之名人誰無死光復
死不朽矣
陛下殺諫官為何如主哉
陛下謂罪一御史以震驚為名即與後宮事無
涉可藉臣下若然則

陛下誤矣當光復奏事丹墀

陛下位在簷前聽尚不真安得震驚

几筵無論忠讜敷陳

神靈欣悅且

在天之靈豈以奏事驚乎合以孟坤之律以罪

光復彼盜臣此忠臣引而坐之又天下所

不信也

陛下欲息後宮之禍釋外廷之猜不得已而

召對既謂
召對寧可皆默默而出必有忠諫方成盛典乃
張差速誅龐保劉成內斃馬三道等曲宥
之而面諍之御史別主震驚名色而因之
急鮮後宮之危漸開
國家之釁弛悖逆三面之綱損四十三年容
納忠諫之名寖禍翻為禍胎亦大非
召對初心矣

請急下
明詔出光復于獄復其官將天下服
聖人之容受矣奏入
上怒禹黨救光復譏謗君上着革衣冠押回原
籍為民
史臣曰禹之疏果為救光復也猶可
言也乃云解
後宮之危開

國家之釁則又借端狂詆以肆其橫議耳夫
差原風癲何危待鮮亦何釁可開也
其誣已甚宜
神祖之怒譴之與
十一月戊寅御史翟鳳翀奏曰前者
皇上召羣臣於
慈寧宮
天威開霽

疑朝之誤

聖諭諄復閣臣方從哲吳道南生逢不諱之期
使能舉時政大缺失大利弊一一縷數於
黼座前則迎機而入其入必深夫何一味囁嚅
全無獻替如
皇太子
皇長孫將有承祧主鬯之寄者後宮宴溺講
席塵封蒙養不正根本堪憂此豈不足軫
輔臣之慮而何不懇懇以請也又如

福王二萬頃莊田千三百鹽引騷動省直悖違
典制此豈小小舛錯者而何不一齒及之也曠典難逢機會自失有
君無臣虛此一番盛美又更增一番闕失御史劉光復固以盡言為責者一腔懇款雖開端而未竟兩句贊美實有頌而無規傳聞失真致干

宸怒強比律例終是乖違輔臣疏揭頻頻固將
曰吾為光復無餘力矣彼中消挐下之日
朝房待
旨之時不聞出一語申救其謂之何人言失儀
越次御史自取厥辜臣以為輔臣實陷之
蓋大臣言則小臣可以不言惟大臣不言
則小臣不能無言御史慷慨激烈固將代
輔臣言其所未言而豈意忠懷未吐戇而

見疑遽罹此不麗之辟哉疏入
上以黨救朋類賣直沽名罪之
史臣曰此疏蓋為救光復也然曰兩
句贊美有頌而無規似猶有不滿於
光復者夫
皇上極慈愛
皇太子極仁孝此兩言者從來正論也鳳翀
顧嫌其無規豈非為邪說所惑歟

丁巳四月辛亥革刑部河南司主事王之
寀職為民仍奪其
誥命時當京察之寀以貪縱為管察科臣徐紹
吉臺臣韓浚所糾部覆猶從輕處
皇祖惡其貪酷故有是
命
庚申正月元日釋原任御史劉光復于獄
初

慈寧
召對時
神祖以光復越次高聲故置之于理至是特釋
之泰昌元年八月起陞為光祿寺寺丞
泰昌庚申十二月丙午給事中郝土膏上
言劉光復生平背公樹黨招權納賄第止
于利歸身家未至毒中
宗社若

皇上慈愛
皇太子仁孝二語非因此以得忠讜之名乎
方張差未及究擬而光復輒有無詭奇貨
無居元功之說諷切問官預為逆黨出脫
地此其肺腸欲何為也及
宸怒一發魂魄俱廢不敢復申一語以自明初
心前之越次陳言何其壯後之隱忍含糊
何其萎也忠讜者固如是乎章下所司

史臣曰據士膏前後二疏雖為攻劉光復劉廷元而發然其意指所向無非以逆謀為是風癲為非蓋邪說充塞已十餘年以是博名高取富貴者多矣宜其入人肺腑而不自知也

御史方震孺疏曰

皇祖英明天縱誰不知其慈愛

先帝乃

聖心原有獨見而群下過于私憂于是有以
貴妃不同封而争者有以閣臣密揭遲
冊立而争者有以
儲教宜預忠言被斥而争者有以蚤定大計
國本復搖而争者有以
三王並封而争者有以出閣講學而争者有
以冠婚
冊立而争者諸臣争之不得或降或黜或杖或

戊

皇祖雖顯斥其身而卒陰用其言臣願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不惟是也

孝端皇后居恒顧復

先帝即屬毛離裏何加焉風聞

孝端之阽危科臣王德完有篤厚

中宮一疏人知其安

孝端也而不知正以安

先帝臣顧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乃一變而
福藩之剪桐再變而張差之梃擊夫差即瘋
人乎然不瘋于他所而瘋于
元子之宮
先帝之危且在五步之內科臣何士晉等有逆
謀亟訊等疏惟時
皇祖感動

召諭群臣立決三監雖小臣之披肝不無過計
而意外之叵測賴以全消此又
皇上之所耳聞而目擊者也
史臣曰張差之癲于他所亦多矣至
闖
宮而極薊州中文鑿鑿可據也就使王之寀
素行修潔起釁
國家已為滔天之罪況生平貪穢險橫已昭

昭不可掩乎震孺兩疏悖誣甚矣
庚戌南京御史王允成陳保治十事其一
慎防範有曰
先帝在
東宮時張差持棗木大梃往入其內鬼神呵
護得免于難說者謂為風癲然
青宮非發風之地龐保劉成豈並風之人
皇城排門列戶何獨風入

太子之宮讀何士晉王之宷等參疏與刑部
爰書良可寒心是宜防之證也
史臣曰允成雖以慎防範為言而其
意則為之宷等羽翼而助之燄耳邪
說惑人附和者衆然而是非之公豈
終泯于
聖明之世哉
詹事府詹事公鼐疏曰

先帝以
神宗元子倫序已定
神祖無光武立貴之心
皇考無東海不安之意而先後大小諸臣揣摩
窺視將順失圖欲速者希定策之功遷延
者為容悅之計遂使
皇衷激怒
盛典遲回虛事謬誤異議層起于是繳還

冊立之後有
三王並封之事憂危竑議之後有
國本攸關之事以及龐劉之邪謀張差之狙
擊而逆亂極矣向非
天地照臨鬼神擁護禍可忍言哉然而
神祖之真慈未滅
睿斷未搖雖猿心靡革蝎譖不休則何益矣臣
至愚不肖蒙

聖祖簡拔為東宮講官蓋欲廣輔導之員藉保
護之力而向來醜類忌臣愚直恐有開發
先事刺譏哆口張願立成定格以帰向
東宮者謂之小人不向
東宮者謂之君子設東林准撫為陷阱而盡
除朝士之清流增朝邑武進為科條而陰
剪
元良之羽翼批根引蔓干紀亂常臣內懷隱

憂語有外泄幾被中傷引身不出當時忠
智之臣頗亦聞其梗概也
史臣曰愚謂
神祖無光武立貴之心
先帝無東海不安之意似亦窺見
兩朝慈孝至情矣乃云麗劉邪謀張差狙擊復
簧鼓異説何也夫真心為
東朝者自非小人而借

東朝為題目以陰遂其私者豈得謂之君子
至言東林淮撫朝邑武進則益葛藤
不休何謬戾之甚也
壬戌御史焦源溥疏曰
光祖皇帝
神宗皇帝之元子也為
元子者為忠則為
福藩者非忠張差持挺打入

當作宗

慈慶宮禍在呼吸若非張問達之爰書確有
主持何士晉之一疏直攻貴戚
皇祖安肯
御門
召諭若非韓光祜之
面奏龐保劉成安能與張差並決而
宮闈之禍尚可言哉
史臣曰疏稱問達之主持保成與張

差之並決不知當日爰書俱依違兩
可何嘗主持保成甃於杖下何嘗並
決總之煽於浮說漫不求其情實也
天啟辛酉正月辛卯御史張慎言疏曰張
差一獄從哲之罪有甚焉夫
先皇帝三十年
青宮孤危之跡從哲所知也賴
皇考仁惠

皇祖英斷以有今日張差闖入
大内挺擊
青宮幸
宗社有靈逆豎就縛萬一中其副車將祟之何
追
東宮告變此宜何如震聳票擬嚴切乃從哲
姑票曰着法司提了問若尋常細瑣之事
于是承風望旨者遂以風癲二字結此案

矣夫用張差者非用其智也用其愚也其
情形顛末諸臣發無餘藴臣不必再為覼
縷大抵此一獄也若引繩批根
宮闈骨肉之間
君臣父子之際大獄將興深未穩便當羣議沸
騰
神宗皇帝頃刻而
御慈寧

召百官棄張差于市龐劉于宫使群臣不得
贊一詞士師無所措其手偉哉
廟號神宗不虛矣故不窮究黨與亟結此局者
所以全父子之情然亦必摘發邪謀陰褫
姦魄者亦政以明
君臣之義而陸大受王之寀李俸必以考功之
法中之諸臣之意何居乎從哲秉
國之均而乃令至此也

史臣曰以張差為用愚其說亦巧矣獨不知用智于愚乃智之大者何以前後漫無布置而韓本用立擒之也夫一棗木梃而欲行荆聶之術其愚豈可用哉至若科臣蕭基之疏以姦細為風癲孰若以風癲為姦細而沉應時之疏亦謂張差之梃其事甚顯而以風癲二字結案三人者蓋言異

而意同邪說之附和至此哉

壬辰御史方震孺復疏曰夫張差一案已成既往言之似令人厭而近議紛紛不可過塞則不容不平心一言以掃葛藤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當因已調停而遂疑梃擊之姦化為烏有謂發姦者盡屬小人遂掃蕩不留種也王之寀誠非高品然察典自有處法而

中旨奪其
勑命可乎陸大受之任撫州幾于吸風飲露而
必處于隔歲之後可乎至于李俸之禁錮
張庭之欝死又為甚奇即云不剪元良之
羽翼乃不幸而有其迹矣

三朝要典卷之五

梃擊

二月癸卯給事中毛士龍疏曰自張差之變作諸臣以攻差者揑為東朝之黨夫東朝而可言黨乎即黨亦是四皓之擁護寧為江充之開釁乎自後乃以不必有之事巧蔽風癲令批鱗之直竄跡鑾烟語言之

徽併危虎視至今陸夢龍陸大受何士晉
馬德澧王之案等天下知其功廷臣知其
功即
皇上亦不深其罪而韓浚等鍛鍊以為罪或掛
神武之冠或墮九原之淚是功罪之反也

史臣曰四皓之擁護太子漢高帝原
有是心而諸臣爭之不能得也
皇上冊立

先帝有年
國本已久定矣乃借風癲匹夫為羽翼功乎
上掩
聖明之美下開嫌隙之端以此程功罪信乎之
家等之罪未易末減也
閏二月甲戌起陞光祿寺寺丞劉光復奏
曰臣里居見科臣郝土膏臺臣張慎言交
章論臣不勝駭異在科臣以不必詫之為

奇貨居之為元功責臣出脫逆黨不知當
時羣言競進
先帝憂危此二語為調和
兩宮乎抑為出脫逆黨乎有識之士自能辨
之慎言字字鑿空撰出醉夢所不道臣固
非稱公頌德亦何嘗自任為批鱗逆耳以
博名高乎此
聖祖所洞鑒亦滿朝臣工所共知也

史臣曰先復奇貨元功之説詎非一
時藥石哉而中之者乃罪以出脱逆
黨何也夫意所欲入不難舉莫須有
之事橫以加人幾于鍛鍊文致矣抑
何以服人之口乎
戊寅御史魏光緒疏曰
先皇帝以
長君當立何嫌何疑而無端燕啄皇孫爪抱

空蔓姦人搆煽每思為所欲為海內正人
君子一有指斥輙以東林淮上為穽驅除
既盡釀禍遂烈並封妖書之事恨不從心
而張差梃擊之謀作矣幸
先廟有靈旋就撲滅據其招詞恫心駴目此時
稍有人心請斂殺賊宜何如激烈乃當事
者首揑風癲以為後來脫卸張本司官承
望風指曲意偏護千遮百蓋惟求與風癲

二字相肖王之案據審原招明白入告而
諸姦恨不附己置之察典既又夤緣
中旨削奪之李俸曾奉堂批駁正叅語于其轉
官之日聲言處分勒令致仕陸大受張庭
上疏告變其後庭憂死而大受以大計調
處此之案諸臣所繇得罪羣姦始末也今
聖明在御
恩及林藪而三臣去國孤踪未蒙昭雪此忠臣

義士所以感忿不平也乞
勑所司從公查勘倘之寀等果為法受惡處非
其罪當破格優異立
賜擢用以為忘身殉國者勸
史臣曰諸臣之倡為謀逆也政陰覬
今日富貴也何忘身殉國之有光緒
之疏于諸姦之謀得矣獨不思連類
而進

國家之禍可勝言乎

辛巳給事中郝土膏奏曰張差持梃

東朝主使者自龐保劉成馬三道外戚臣鄭

國泰出揭自明亦已情形敗露矣當時王

之案之審語何士晉之彈疏皆鑿鑿可據

光復乃言毋詫奇貨毋居元功力阻人之

誅賊此果為調和

兩宮哉且光復謂彌隙釋嫌所以善處骨肉

夫引繩批根誅鋤逆黨非彌釋嫌隙之大
者乎光復何計不出此此也乃曰
聖諭已明自當靜聽此亦劉廷元風癲之説也
夫使張差而果風癲何以
聖諭言風癲又言姦徒既癲矣又何姦乎其説
萬萬不通者也
辛卯御史焦源溥疏曰張差一青巳故者
將被恤錄之

恩削籍者蒙有
召用之
旨若其中有不憂隱禍密定刑書如傳撫等一
腔赤膽難以臼人尤不可不表而出之者
也
壬寅御史魏光緒復疏曰王之案一事關
係
國本公論久鬱今若再為沉匿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慽然于心者臣冀蚤結此
局為
先帝襃直臣為
皇上廣孝思為
朝廷持公道也且
慈寧
召對之時
皇上不嘗侍側耶當時逆天之變業經

聖目豈今日而遂忘

先帝耶

皇上不忘

先帝豈遽忘之寃等耶

史臣曰之寃心事負販所知光緒乃

謂事關

國本公論共鬱抑誰欺乎至謂

皇上不忘

先帝併宜不忘之寀語更不倫彼眞以之寀果
有擁護功如丙吉其人耶抑特借以
為催官地也罔已罔人亦敢于樹異
論而不顧者矣善乎科臣孫國禎之
疏曰之寀畢汚末品作令已然無端
借譽于
東朝臺臣董羽宸之疏曰之寀嘖嘖垢行有
玷清曹可謂洞其底裏矣

九月己未給事中侯震暘疏曰張差一案
與其風癲毋寧不軌綱常所繫掩覆何庸
但當日
宮闈震動
聖意昭明處分自應婉轉亦不再計者也
史臣曰是非之際間不容髮乃云與
其風癲毋寧不軌此何事也可遷就
其說爭謬矣

壬戌二月丙戌王之寀疏言
先帝之雠未復者三其一為李可灼悞用藥引
進者誰崔文昇故用藥主使者誰其一為
張書紳四人深入奴穴致銀三千兩一背
包帶書嫚罵則盧受為之
鄭貴妃主之方從哲聽之其一為乙卯之變
當張差執梃闖入時突犯
宮庭禍生莫測乃劉廷元遮蓋姦謀以風癲

具奏矣胡士相等改註口語以賣紫成招
矣五月十三日借名拜禮關王神通請堂
官張問達力疾視事五鼓批行欲決張差
以滅口而不知臣疏在袖即于是日入告
君父出揭各衙門也後十三司復審張差招同
謀做事裏外有伏兵等語李守才招商量
打夥朝來馬三道招商量同來詳具張差
出首手本并抹殺逆情一十八條內當時

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

九廟震驚何物先黠敢於作亂至此緣勲戚鄭

國泰私結劉廷元及劉光復姚宗文等金

帛珠寶各滿其欲言官塞口莫敢誰何遂

無復忌憚而睥睨神器總之用藥即通夷

之術通夷即梃擊之謀共一線索共一提

掇無非深怨積讐於

先帝而荼毒至今未歇長安公論有曰風癲二

字欲抹殺亂臣賊子就廷元評廷元也奇貨元功四字欲抹殺忠臣義士就光復評光復也擊不中而假之夷夷勢緩而促之藥是昇之藥慘於差之梃受之書烈於哲之書也疏抹列抹殺逆情一十八欵大約皆揑造不根語所稱同惡相濟遺漏口辭者胡士相勞永嘉岳駿聲曾道唯所稱士相呈稿而堅不畫押者陸夢龍所稱直任

改招者則李俸也疏入
上曰奏內事情已經
皇祖處分不必追論時之寀新起刑部浙江司
主事也先是之寀褫奪在籍為張慎言毛
士龍方震孺魏光緒徐揚光郝士膏張鵬
雲馬逢皐歐陽調律王允成李希孔朱光
祚楊紹震高攀龍阮大鋮等前後疏薦遂
起原官未幾陞尚寶司少卿逾年陞太僕

少卿尋轉正卿再逾年而刑部侍郎矣識
者醜其負乘為一時公論之鬱焉
史臣曰梃擊之事之家昧心搆釁罪
已昭昭在人耳目矣乃徼倖燃灰復
肆狂吠將進藥通夷控戍一案毋論
投鴆勾通萬無此事且三案風馬牛
不相及也之家乃敢張彌天之網斷
鍊周內欲興一時大獄開後世疑端

幾於抹殺
兩朝慈孝
在天之靈謂何且之家所痛恨者非劉廷元劉
光復姚宗文乎臣按是年五月四日
宗文已奉
節出都安得罪之若廷元光復目擊風癲情狀
安得舍其真情不以入
告至今綱常所以未至墮裂人心所以未至晦

昧者猶賴有風癲二字為此案寔錄
之案雖為諸臣謬薦驟列卿貳然亦
何顏面立於人世哉
戊子吏部尚書張問達以王之寀疏詞及
之乃上疏曰刑部主事王之寀所陳
先帝之譽未復者三其一段乃逆犯張差等招
案所開光復會審與首詞并各條款皆係
當時衆官審問情節臣以事體重大先委

四官于獄中共審有口詞且各書官銜畫押審完然後據其各犯供吐情詞敘招具題臣與十三司并本科等官所共參定也臣猶恐原招碎裂遺落將招案口詞用印鈐蓋縫間總封貯一箱付山東司收執猶恐其久而殘毀埋沒乃刊板印刷散之各司官與各衙門存照即之案亦自領十冊帶去為後之券也自乙卯以至今壬戌八

年矣之案尚以法紀未伸上疏欲究其事
叅臣具招語轉意圓先允風癲後寛姦宄
臣知罪矣處分在
上公論在廷臣宜席藁以待矣但事關
國憲若不再行法司勘問招之公私何以明
罪之輕重何以定伏望
皇上
勑下刑部將王之案疏開出首手本并抹殺謀

逆情節一十八條與臣用印原封奏案及
原刋招冊查閱對審嚴究各正其罪則
國法幸甚
上曰此事久經會審明白朕已知之
原任御史劉廷元疏曰方張差闖入
宮禁次日內巡把總趙國忠申文有語言顛
倒似相風狂等語臣立時刑審再三在差
彌見其糊渾微臣愈疑其兇狡且震驚

宮寢無問風癲不風癲法所不赦立時具稿
有云按其迹若涉風魔稱其貌的是黠猾
又曰情形叵測不可不詳鞫而重擬一面
控題
神祖一面叅送法司矣夫叙入風魔之申文乃
公移之體而重究張差以姦徒實自臣始
踰日疏未奉
旨臣復以

國事當權所重姦謀須折其萌軫念
大本立賜
神斷以戢亢邪以安
宗社催
請矣巡視循職効忠所得為者止此一隸法司
反覆窮訊擬議成招皆非臣所與也臣以
姦徒
請殛未嘗以風癲從寛即司寇以姦徒正法亦

未嘗以風癲逸網乃拈出風癲兩字則
神廟
光廟
聖諭固然當時章滿公車每每稱述臣疏何嘗
以二字疑臣之案提牢出疏亦稱臣疏深
憂遠慮為
國家根本計何嘗以二字加臣至臣于勛戚
鄭國泰但有半面便當寸斬臣于承行問

官何士相勞永嘉等但有攢謀便當顯戮
長安百口安得人人障之耶當日臣疏憤
憤于亂器路馬蓋為鄭國泰發也之案疏
中祇帰獄于老公分過于紅封三十六頭
無片語隻字及國泰也則金帛珠寶應飽
誰氏之欲耶總之張差一案議肆赦則為
亂臣賊子
請誅殛則為忠臣義士得其情寔而上告

天子以討亂賊則為忠臣義士借其名號而激
變蕭墻以倖富貴則為亂臣賊子使堂搆
晏如而一時無翼戴之名則為忠臣義士
使
宮府危疑而奕世滋揣摩之賓則為亂臣賊
子之家以一夫躑躅既為護身符又為推
轂券好官自我為之于謀不翅遂矣走險
而無變計何為也之家曰王士昌疏忠而

心佞臣則曰之案疏佞而心不忠以不可
磨滅之
聖諭公然簸弄于舌鋒以不可增損之奏章公
然顛倒于筆端説謊欺
君即暫逭
明法
二祖
列聖冥冥鑒殛之矣章下所司

史臣曰廷元亂賊忠義數語剖析葢燎如矣夫人處君臣父子之際道貴調和彼無故而發大難乃嘵嘵忠義自負是誠何心哉

己丑王之家請補給

誥命追言京察疏曰京察届期劉廷元姚宗文臨行接計死友河南道御史韓浚條陳加欵以臣為托於保傅之謀妄希不世之奇

功也迎合

上意攢造虗單韓浚拾臣吏科給事中徐紹吉

拾臣郎中趙士諤復拾臣三人成虎十夫

撓推誣臣多贓欲殺臣也今韓浚士諤被

彈鼠竄而紹吉擁旄三晉圖轉司刑猶欲

顛翻鐵案抹殺

先帝實錄一大事乎疏入

上令補給之

三月辛丑巡撫山西僉都御史臣紹吉奏
曰臣待罪晉撫接邸報見刑部浙江司主
事王之寀有疏指臣為吏科時管理京察
曾糾拾之當萬曆四十三年有張差之釁
惟時臣
冊封
晉府比入都見
朝中議論尚持兩端之寀亦曾面臣刺刺談

前事不休臣慰止之曰此獄情我不盡知
第觀
聖明獨斷張差伏誅劉成龐保杖斃今
宫闈肅穆為臣子者何用長言乎之寀亦鮮
頤謝教而去次年丁巳京察臣以吏科與
其事發單諮訪見之寀事蹟纍纍贓私狼
藉臣因往問刑部尚書李鋕答云此人極
是貪横又往問吏部尚書陳繼之答云此

疑當作具

人官本不職當處但邇來挾持題目甚大
於此處之遠以成之臣亦服其老成不意
臺臣韓浚條陳疏出而之案遂欲其疏參
浚袖疏草數通以示禮科給事中張孔教
忽然罵詈明肆把持一時臺省公論沸騰
人人切齒竟會疏糾拾此當日之案察處
情形也然拾疏中止就訪單僅擬薄處疏
上

皇祖震怒削籍為民追奪
勑命此中機括豈臣下意想所及乎疏入
上以前事自明不必置辯仍命紹吉安心供職
御史楊新期上言張差一案聞當日刑部
郎中李俸力贊招案續陞鳳翔知府竟不
敢赴任戶部郎中張庭義激建言旋稱病
引退竟憂鬱以終不能與王之寀骫骳任
性逍遙延年也可悲矣今王之寀因人昭

當作勳

雪而復其舊物不平自鳴而晉以京卿李
倖張庭無人齒及亦世界一缺陷矣疏入
上着議李倖卹典
史臣曰爵賞褒卹朝廷之大典李倖
何功而膺此豈以力贊張差挺案為
勞勛耶竊王章以哀死黨正欲借卹
典以固生交耳請之何為易曰或錫
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是之謂矣

三朝要典　卷之五